

杜宣剧作选

上册

*Duxuan
juzhuoxuan*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杜宣剧作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宣剧作选/杜宣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2
ISBN 7-104-01335-0

I. 杜… II. 杜…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41 号

杜宣剧作选

杜 宣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印刷

6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7.875 印张 8 插页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册

ISBN 7-104-01335-0/J·575 定价(上下册):45.00 元



杜 宣

2000 年元旦摄于上海

《难忘的岁月》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由虞留德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欧阳山尊导演，1958年在两地同时公演。



江俊(左一) 饰康羽迟，严丽秋(中) 饰易宁，李守荣饰孟淑琴。

《难忘的岁月》全体剧组人员合影。第一排左数第六人为导演虞留德，第七人为杜宣。▼



《无名英雄》

1955年5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首演。导演杜宣，副导演方行、程成。主演：江俊、李守荣、胡思庆、诸葛明。此剧后改编拍摄成电影《长虹号起义》。



《上海战歌》

1959年2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上海1959年戏剧汇演剧目在沪演出。同年5月为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演出，8月为庆祝国庆十周年演出。导演杨村彬，主演有陈奇、乔奇、丹尼、高重实、胡思庆、庄则敬等。1977年重建剧组排演，由王啸平、刘桐标导演，主演有胡思庆、江俊、严丽秋、许承先等。



目 录

(上册)

难忘的岁月(四幕话剧).....	(1)
动荡的年代(五幕话剧).....	(83)
无名英雄(四幕话剧).....	(213)
上海战歌(四幕话剧).....	(305)
附 《上海战歌》的构思初稿和二稿	(407)

(下册)

彼 岸(六幕话剧).....	(419)
欧洲纪事(四幕话剧).....	(495)
世纪的悲剧(七场话剧).....	(567)
关山万里(四幕话剧).....	(635)
梦迢迢(三幕五场话剧).....	(723)
沧海还珠(四幕十五场史诗剧).....	(787)
附 山居寄简	
——为《彼岸》答友人	(871)
《梦迢迢》的诞生	(876)
写在《沧海还珠》之前	(885)
后 记.....	(888)

青春三部曲之一

难忘的岁月

(四幕话剧)

人 物

易 宁——共产党员。

康羽迟——后来是共产党员。

孟淑琴——康羽迟的表妹，共产党的同情者。

张蓬远——共产党员。

萧 妈——孟淑琴的乳母。

王利娜——孟淑琴的同学。

李 夫——孟淑琴的同学。

老 刘——大学生。

老 翁——大学生。

小 张——大学生。

魏铁夫——叛徒。

岔道夫

侍 者

印度巡捕

特务甲、乙

审判员、书记官

看守长及看守兵二人

群众若干人

故事发生于1931年到1935年间。

地 点 在上海。

第 一 幕

1931 年夏。

上海，南市。

孟淑琴家的一间花厅，一色紫檀木家具，陈设典雅，有些书卷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曾经显赫过的仕宦人家。花厅本来是淑琴父亲在世时个人休息和与两三知己促膝谈心吟咏敲棋的地方。现在他已死去十多年了。淑琴母亲由于无心家业，也由于对死者的怀念，所以陈设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的东西都已陈旧，可以看出这里的東西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是那末的毫无关联和完全的不调和。

〔正是盛夏的下午。嘈嘈蝉鸣，唧唧虫声。偶尔一阵清风拂来，画檐下挂着的几串彩色玻璃片，发出丁当互撞的声音，清脆悦耳，更增加了室内幽静的感觉。〕

〔幕启：淑琴穿了一件血清色的纺绸短褂，黑印度绸的长裤。一手拿着几枝含苞欲放的荷花，一手拿着一柄官扇，兴致很足地走了进来，她首先把架上和桌上的花瓶通通扫了一眼，然后取了一个鸭蛋青的仿哥窑的瓶子，放在一张紫檀木镶大理石面的小圆桌上。正在这时候，外面一阵风似的跳进了一位穿着淡蓝色夏布上

衣、青府绸短裙子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易宁。

易 宁 淑琴，你在这儿呀，害得我屋前屋后找了半天。

孟淑琴 什么事？

易 宁 听说你的表……

孟淑琴 (故意岔开她)易宁，你看这花儿多好啊。

易 宁 (把花瓶拿起来)好，真香啊。(发现瓶内没有水)怎么没有水？(说着抱了花瓶就走)

[孟淑琴把花瓶接了过来。

易 宁 难道你养花不放水吗？

孟淑琴 当然要灌水的，你把花瓶拿去打碎了怎么办？

易 宁 对，那我去打水来吧。

孟淑琴 不，你坐下，我去。

易 宁 还是我去，看你那副秀声秀气的样儿，我都烦死啦。
(说着她又一阵风似地下去了)

孟淑琴 (看着她的后影)她真豪迈得像一个男孩子似的。

[挂在窗栏上的一个精致的小竹笼里的纺织娘，发出冬斯冬斯的叫声，淑琴正要走过去的时候，易宁从外面叫着：“淑琴，水打来啦。”易宁提了一个红漆小木桶上。

孟淑琴 哎呀，易宁，你怎么搞的。

易 宁 (一怔)这不是水吗？

孟淑琴 这是一桶井水，我准备浸西瓜的。

易 宁 你要浸西瓜，我回头给你去井里打一桶好咧。(说着就把水桶提起向花瓶里倒下去，水流得满桌满地)

孟淑琴 你看，弄得到处都是。

易 宁 糟糕。(随手找了一块抹布来揩着)

[淑琴瞪了易宁一眼，用条小手绢，揩着溅在衣服上的

水点。

易 宁 淑琴,听说你的表哥今天到,是吗?

孟淑琴 是的。

易 宁 住在哪儿?

孟淑琴 喏,就在这儿。

易 宁 怪不得,你这样起劲。

孟淑琴 你老爱瞎说一气。

易 宁 噯,那才怪啦,你妈怎么舍得把这间花厅给人住呢?

孟淑琴 因为是表哥嘛。

易 宁 表——哥,真是有面子啊,上次我姨母想住这间房子,你妈不肯……

孟淑琴 那因为你姨母是寡妇。

易 宁 那末隔壁那个王买办结婚,要借这花厅拜拜堂摆摆喜酒,怎么你妈也不答应。

孟淑琴 那因为新娘子是舞女,王买办家里还有一房。

易 宁 你妈对你表哥,真不错啊!(说到“表哥”二字,故意把声音拉长,有弦外之音)

孟淑琴 (处女的羞涩)你这个死鬼,想到哪里去了。妈和舅舅的感情一向是好的,舅舅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妈又没有男孩子,听说他们那儿共产党闹得厉害,妈就写信给舅舅,要表哥到上海来读书。

易 宁 听说你这位表哥是一位才子,会做诗,还写得一手好字。

孟淑琴 说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替人写招牌,不过我看他信上写的字,也只有那末好,鬼画桃符一样。

易 宁 真巧啊,一个会做诗会写字;一个会弹琴,会画画。

孟淑琴 死鬼，真坏，我不来啦。（一嘟嘴，往椅子上一坐，正好坐在刚刚溅了水点的地方，所以她好像反射似的“哎呀”一声，站了起来）

孟淑琴 我告诉你姨母去。嗯，我就去。

易 宁 你去好咧，我只不过提了表哥两个字，就惹你生了那末大的气，我不在乎，有什么了不起。

孟淑琴 我就说回头来找我的人，我都不认识，是你约他们来开会的，同我没有关系。

易 宁 反正她不在家。

孟淑琴 那我就不让他们进来。

易 宁 这可不行。

孟淑琴 （故意带点威胁）我是说得到，就做得到的。

易 宁 那我们和了吧。

孟淑琴 没有那末便宜。

易 宁 那你提条件好啦。

孟淑琴 （停一下）以后我骂你，不许你回嘴；还不许说到表哥两字的时候，做出一副怪腔怪调的。（说到这里不禁噗哧一笑）

易 宁 嚯，真厉害，同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一样。

孟淑琴 依不依，随你便。

易 宁 你不是要我教你刺绣吗？（说着就走近刺绣架子边）

孟淑琴 我已经学会了。

易 宁 你看，这只眼睛绣得真难看，喏，应该这样……

〔正在这时萧妈上。〕

萧 妈 小姐，有一位男客要会你。

〔淑琴看了易宁一眼。〕

孟淑琴 请他到这里来。

萧 妈 (对易宁)怎么您又帮我把炉子生着了。您真是——

易 宁 干女儿帮干妈妈做点事有什么关系。

萧 妈 您别再折我的岁数啦,总要分个上下。

孟淑琴 你去请客人来吧。

[萧妈顺手把那个红漆小木桶带下。

易 宁 你真好。

孟淑琴 现在你才晓得。

易 宁 下次姐姐出去的时候,买块糖带回给你。

[淑琴正要反击什么,外面有脚步声。

孟淑琴 好,回头再同你算账。

[魏铁夫上,淑琴从另一门下。魏铁夫看见淑琴的后影,停了一下。

易 宁 老魏,进来嘛,不要紧。

魏铁夫 什么人?

易 宁 房东的女儿,参加我们读书会的。

[魏铁夫把房间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魏铁夫 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

易 宁 怎么样,不好吗?

魏铁夫 好,只是太好了一点。易宁,我看你这样下去不行,你的生活,背叛了你的阶级。

易 宁 你说什么,你以为这房子是我住的吗?我和姨母是住在她们的厢房里,那是她家佣人住的地方。姨母是她小时的家庭教师,一直住在这里,我父亲母亲死了之后,我就跟着姨母过活的,我不住在这儿,住在哪儿。

[魏铁夫向外面张望了一下。

易 宁 有话尽管说吧，这儿没有人。

魏铁夫 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你和姨母住在他们厢房里我不反对，但是你和他们来往，那就是问题，像这种人都应该是我们的革命对象。

易 宁 你认为我应该成天的向他们进行斗争吗？

魏铁夫 我想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这样。

易 宁 对不起，我们还在尽量的争取她的女儿参加革命呢。

魏铁夫 谁要你这样做的。

易 宁 张蓬远同志。

魏铁夫 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

易 宁 魏铁夫同志，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魏铁夫 你受到的锻炼太少，我是你们的领导，有教育你的责任，我不能看见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放弃对她进行斗争的。

易 宁 好吧，你来斗争我吧，等老张来了，我们倒可以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谈谈。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只有你一个人对，好像革命并不伟大，只有通过你才算伟大，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魏铁夫 易宁，冷静一点。

易 宁 谁不冷静，是你，还是我。

魏铁夫 好，我们先不谈这个，趁张蓬远还没有来，我们先谈另外一个问题吧。

〔易宁没有回答。〕

魏铁夫 现在正是暑假，你们学校支部反正没有什么工作，我想调你到我们那里去临时工作一个时候。

易 宁 为什么？